

一般来说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就业机会较多，工资水平较高，吸引人口流入也比较多。那么四大一线城市之外，15个新一线城市的收入水平如何？

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，梳理统计15个新一线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发现，苏州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，杭州和南京紧随其后，这三城人均收入均超过6万元；长沙在中西部领跑，并且超越了东部的青岛和天津。

根据第一财经·新一线城市研究所2020年6月发布的《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》，2020年15个新一线城市分别是：成都、重庆、杭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天津、苏州、南京、郑州、长沙、东莞、沈阳、青岛、合肥、佛山。

三城超6万元

数据显示，15个新一线城市中，有5个城市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了5万元大关，其中有3个城市超过了6万元大关，这三个城市全部来自长三角，分别是苏州、杭州和南京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20年苏州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6万元大关，达到62582元，比2019年增长4.1%。这一收入水平仅次于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，位居全国第五。

苏州的城乡差距也较小。其中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0996元和37563元，同比分别增长3.4%和6.9%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3.5个百分点，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.889，比2019年缩小0.063。

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，苏州背靠上海，接受上海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，无论是改革开放后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，还是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，上海的服务和辐射带动作用对它都十分关键。

作为普通地级市的领头羊，苏州一直被外界誉为“最牛地级市”。2020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.5亿元。这是全国第6个GDP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，也是6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。2020年苏州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数、认定数、净增数和有效数创历史新高，年末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达9772家，逼近1万家，继续名列四大一线城市之后，位居全国第五。

不仅如此，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如昆山、张家港、常熟，长期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。其中，昆山市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中已连续十余年位居榜首，素有“

中国最强县”之称。

苏州之后，杭州人均收入也达到了61879元。杭州所在的浙江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，作为省会，杭州集聚了众多大型民企总部。新世纪后，杭州的信息经济在全国独领风骚，发展成为我国的“电商之都”。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，增长13.3%，高于GDP增速9.4个百分点，占GDP的比重为26.6%，较上年提高1.9个百分点。

在信息经济的引领下，杭州的收入水平节节提升，也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。根据去年智联招聘和恒大研究院联合推出的“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”，杭州流入人才的28.8%流向了IT、通信、电子、互联网行业。从人才来源看，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达23.6%，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，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争取人才的能力。

南京作为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省会，2020年GDP首次跻身全国十强之列。居民收入稳定增长，2020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606元，同比增长5.2%，也是首次突破6万元。

天眼查数据显示，2016~2020年五年间，南京企业年度注册增速始终稳定在12%以上，近三年增速均高于深圳、上海和北京三个城市。

长沙赶超青岛、天津

苏杭宁之后，是来自珠三角的两个新一线城市东莞和佛山，两市的居民人均收入相差无几，分别为56533元和56245元。总体上看，包括东莞和佛山在内，珠三角的所有城市中，除了深圳和广州这两大一线城市之外，其余珠三角的城市，统计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比长三角低一些。

广东省统计局的一篇分析指出，总体来看，大湾区珠三角九市除广州、深圳居民生活水平可以与长三角地区城市相媲美之外，其余城市难以跟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相比，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明显低于长三角地区，收入差距也高于长三角地区。

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，广东原先产业结构主要是以三来一补为主，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，外来务工人员较多。相比之下，长三角原来的国企较多，经商也比较多，整体的收入水平更高。

总体上看，江浙地区集体经济更为发达，也有很多大型企业。集体经济比较规范，老百姓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。而珠三角个私经济比较发达，统计也相对没那么规范。

东莞和佛山之后，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，位居第6的是来自中部的长沙，值得注意的是长沙的人均收入不仅在中西部的城市中领跑，而且还超过了东部的青岛和天津等地，可谓相当耀眼。

近年来，长沙的装备制造业、文化产业、医药、汽车十分突出。以装备制造业为例，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、山河智能等装备制造企业。发达的实体经济是长沙实现较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坚实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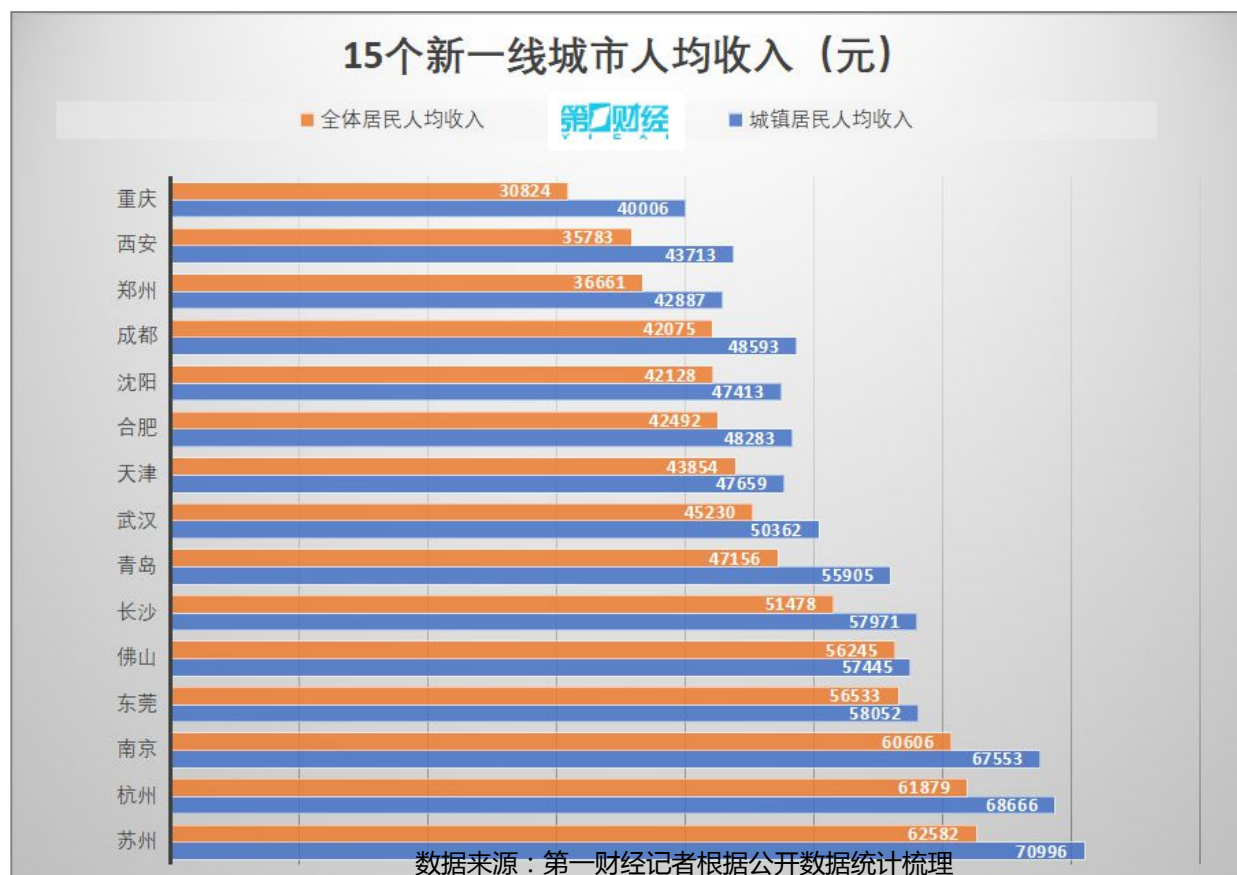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关注的是，长沙不但收入高，而且房价水平一直保持较低水平，一直是“收入高、房价低”的典范。此前不久，长沙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郑建新在接受新华社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专访时透露，长沙现在是全国所有大城市里房价和收入比最低的城市，一个普通家庭工作6.4年就可以买100平米的房子，年轻人不靠父母，和伴侣一起就可以轻松交首付供房，并表示将继续管控好房价，还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建设一批“物美价廉”的青年公寓。

目前，15个新一线城市中，仍有三个城市的全体居民人均收入低于4万元大关，分别是西部的重庆、西安以及来自中部地区的郑州。

这其中，郑州虽然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，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分析，相比南京、武汉、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以及合肥、长沙等兄弟城市，郑州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比较少，整体科创能力不突出。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水平。

另一方面，一个城市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，不仅受产业发展的影响，也跟该城市的城市结构、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。比如有些新一线城市下辖较多的县和县级市，农业人口占比比较高，这样的情况下也影响了全体居民收入。因此，衡量一个城市的收入水平，还应该参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。

比如，成都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75元，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12位。但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593元，位列第9，超过了合肥、天津、沈阳。



需要说明的是，其中，武汉、合肥和沈阳公布的数据，只有城镇和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，没有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，第一财经记者根据这些城市2019年的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，推算出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，该数据与最终的实际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，仅供参考。